全唐文/卷055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作者：韓愈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答侯繼書

裴子自城來，得足下一書，明日，又於崔大處，得足下陝州所留書。玩而復之，不能自休。尋知足下不得留，僕又為考官所辱，欲致一書開足下，並自舒其所懷，含意連辭，將發復已，卒不能成就其說。及得足下二書，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，足下皆以自得之，僕雖欲重累其辭，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，故絕意不為。行自念方當遠去，潛深伏隩，與時世不相聞，雖足下之思我，無所窺尋其聲光。故不得不有書為別，非復有所感發也。僕少好學問，自五經之外，百氏之書，未有聞而不求、得而不觀者，然其所志，惟在其意義所歸。至於禮樂之名數，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，未嘗一得其門戶。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，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。僕雖庸愚，每讀書，輒用自愧。今幸不為時所用，無朝夕役役之勞，將試學焉。力不足而後止，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，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，此吾今之志也。懼足下以我退歸，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，故因書奉曉。冀足下知吾之退，未始不為進，而眾人之進，未始不為退也。既貨馬，即求船東下，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。有相問者，為我謝焉。

答崔立之書

斯立足下：僕見險不能止，動不得時，顛頓狼狽，失其所操持，困不知變，以至辱於再三，君子小人之所憫笑，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。足下猶復以為可教，貶損道德，乃至手筆以問之，扳援古昔，辭義高遠，且進且勸，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。雖僕亦固望於吾子，不敢望於他人者耳。然尚有似不相曉者，非故欲發余乎？不然，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？不能默默，聊復自明。

僕始年十六七時，未知人事，讀聖人之書，以為人之仕者，皆為人耳，非有利乎己也。及年二十時，苦家貧，衣食不足，謀於所親，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。及來京師，見有舉進士者，人多貴之，僕誠樂之，就求其術，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，僕以為可無學而能，因詣州縣求舉。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，四舉而後有成，亦未即得仕。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，人尤謂之才，且得美仕，就求其術，或出所試文章，亦禮部之類，私怪其故，然猶樂其名，因又詣州府求舉，凡二試於吏部，一既得之，而又黜於中書，雖不得仕，人或謂之能焉。退因自取所試讀之，乃類於俳優者之辭，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。既已為之，則欲有所成就，《書》所謂恥過作非者也。因復求舉，亦無幸焉，乃復自疑，以為所試與得之者，不同其程度，及得觀之，余亦無甚愧焉。夫所謂博學者，豈今之所謂者乎？夫所謂宏詞者，豈今之所謂者乎？誠使古之豪傑之士，若屈原、孟軻、司馬遷、相如、揚雄之徒，進於是選，必知其懷慚？乃不自進而已耳。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，競於蒙昧之中，僕必知其辱焉。然彼五子者，且使生於今之世，其道雖不顯於天下，其自負何如哉！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，而為之憂樂哉！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，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、養窮孤，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，其他可否，自計已熟，誠不待人而後知。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，以為必俟工人之剖，然後見知於天下，雖兩刖足不為病，且無使者再克。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，然仕進者，豈捨此而無門哉？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，尤非相悉之辭也。僕之玉固未嘗獻，而足固未嘗刖，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。

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，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，主上不得怡，而宰相以為憂。僕雖不賢，亦且潛究其得失，致之乎吾相，薦之乎吾君，上希卿大夫之位，下猶取一障而乘之。若都不可得，猶將耕於寬閒之野，釣於寂寞之濱，求國家之遺事，考賢人哲士之終始，作唐之一經，垂之於無窮，誅奸諛於既死，發潛德之幽光。二者將必有一可。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，而足凡幾刖也，又所謂者果誰哉？再克之刑信如何也？士固信於知己，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。愈再拜。

答李翊書

六月二十六日，愈白李生足下：生之書辭甚高，而其問何下而恭也！能如是，誰不欲告生以其道？道德之歸也有日矣，況其外之文乎！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，焉足以知是且非耶？雖然，不可不為生言之。

生所謂立言者是也，生所為者與所期者，甚似而幾矣。抑不知生之志，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？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？蘄勝於人而取於人，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；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，則無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利，養其根竢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，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曄，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也。

抑又有難者，愈之所為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。雖然，學之二十餘年矣，始者非三代、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，處若忘、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，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惟陳言之務去，戛戛乎其難哉！其觀於人，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猶不改，然後識古書之正偽，與雖正而不至焉者，昭昭然白黑分矣，而務去之，乃徐有得也，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汩汩然來矣。其觀於人也，笑之則以為喜，譽之則以為憂，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然後浩乎其沛然矣。吾又懼其雜也，迎而距之，平心而察之，其皆醇也，然後肆焉。雖然，不可以不養也，行之乎仁義之途，遊之乎《詩》《書》之源，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，終吾身而已矣。氣，水也；言，浮物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。氣之與言猶是也。氣盛，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。

雖如是，其敢自謂幾於成乎？雖幾於成，其用於人也奚取焉？雖然，待用於人者，其肖於器耶：用與舍屬諸人。君子則不然，處心有道，行己有方，用則施諸人，舍則傳諸其徒，垂諸文而為後世法。如是者，其亦足樂乎？其無足樂也。有志乎古者希矣，志乎古，必遺乎今，吾誠樂而悲之，亟稱其人，所以勸之，非敢褒其可褒，而貶其可貶也。問於愈者多矣，念生之言，不志乎利，聊相為言之。愈白。

重答翊書

愈白：李生：生之自道其誌可也，其所疑於我者非也。人之來者，雖其心異於生，其於我也，皆有意焉。君子之於人，無不欲其入於善。寧有不可告而告之，孰有可進而不進也？言辭之不酬，禮貌之不答，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，宜乎餘之不為也。苟來者，吾斯進之而已矣，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？雖然，生之誌求知於我耶，求益於我耶？其思廣聖人之道耶，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耶？其何汲汲於知，而求待之殊也！賢不肖固有分矣，生其急乎其所自立，而無患乎人不已知。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，況愈之於生懇懇耶？屬有腹疾。無聊，不果自書。愈白。

代張籍與李浙東書

月日，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：籍聞議論者皆云：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，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，惟閣下心事犖犖，與俗輩不同。籍固以藏之胸中矣。

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，籍與李君友也，不見六七年，聞其至，馳往省之，問無恙外，不暇出一言，且先賀其得賢主人。李君曰：「子豈盡知之乎？吾將盡言之。」數日，籍益聞所不聞。籍私獨喜，常以為自今以後，不復有如古人者，於今忽有之。退而自悲，不幸兩目不見物，無用於天下，胸中雖有知識，家無錢財，寸步不能自致。今去李中丞五千里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，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？因飲泣不能語。既數日，復自奮曰：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，有所能人雖盲，當廢於俗輩，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。浙水東七州，戶不下數十萬，不盲者何限。李中丞取人，固當問其賢不賢，不當計盲與不盲也。當今盲於心者皆是，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，其心則能別是非。若賜之坐而問之，其口固能言也。幸未死，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，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？籍又善於古詩，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，閣下無事時，一致之座側，使跪進其所有，閣下憑几而聽之，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。夫盲者業專，於藝必精，故樂工皆盲，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。

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，有錢財以濟醫藥，其盲未甚，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，目得不廢，則自今至死之年，皆閣下之賜也。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，賜之以既盲之視，其恩輕重大小，籍宜如何報也！閣下裁之度之。籍慚再拜。

答李秀才書

愈白：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，其首章則吾子也，盛有所稱引。元賓行峻潔清，其中狹隘不能包容，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。因究其所以，於是知吾子非庸眾人。時吾子在吳中，其後愈出在外，無因緣相見。元賓既沒，其文益可貴重。思元賓而不見，見元賓之所與者，則如元賓焉。今者辱惠書及文章，觀其姓名，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。讀其文辭，見元賓之知人，交道之不汙。甚矣，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；子之言，以愈所為不違孔子，不以雕琢為工，將相從於此，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？然愈之所志於古者，不惟其辭之好，好其道焉爾。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，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，況其外之文乎？愈頓首。

答陳生書

愈白陳生足下：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，在上位幾人。足下求速化之術，不於其人，乃以訪愈，是所謂借聽於聾，求道於盲，雖其請之勤勤，教之云云，未有見其得者也。愈之志在古道，又甚好其言辭，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，亦云有志於是矣，而其所問則名，所慕則科，故愈疑於其對焉。雖然，厚意不可虛辱，聊為足下誦其所聞。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，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。所謂病乎在己者，仁義存乎內，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，而我蠢焉為眾人。所謂順乎在天者，貴賤窮通之來，平吾心而隨順之，不以累於其初。所謂待己以信者，己果能之，人曰不能，勿信也；己果不能，人曰能之，勿信也，孰信哉？信乎己而已矣。所謂事親以誠者，盡其心，不誇於外，先乎其質，後乎其文者也。盡其心不誇於外者，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，名與位之謂也。先乎其質者，行也；後乎其文者，飲食甘旨，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。誠者，不欺之名也。待於外而後為養，薄於質而厚於文，斯其不類於欺與？果若是，子之汲汲於科名，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，惑也。速化之術，如是而已。古之學者惟義之問，誠將學於太學，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。愈白。

與李翺書

使至，辱足下書，歡愧來並，不容於心。嗟乎！子之言意皆是也。僕雖巧說，何能逃其責耶？然皆子之愛我多，重我厚，不酌時人待我之情，而以子之待我之意，使我望於時入也。

僕之家本窮空，重遇攻劫，衣服無所得，養生之具無所有，家累僅三十口，攜此將安所歸托乎？舍之入京，不可也，挈之而行，不可也，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？此一事耳，足下謂我入京城，有所益乎？僕之有子，猶有不知者，時人能知我哉？持僕所守，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，開口論議，其安能有以合乎？僕在京城八九年，無所取資，日求於人以度時月，當時行之不覺也，今而思之，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，不知何能自處也。今年加長矣，復驅之使就其故地，是亦難矣。所貴乎京師者，不以明天子在上，賢公卿在下，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？以僕遑遑於其中，能上聞而下達乎？其知我者固少，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。內無所資，外無所從，終安所爲乎？嗟乎！子之責我誠是也，愛我誠多也，今天下之人，有如子者乎？自堯舜以來，士有不遇者乎？無也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汙，而處其所可樂哉？非不願爲子之所雲者，力不足，勢不便故也。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？累累隨行，役役逐隊，饑而食，飽而嬉者也。其所以止而不去者，以

其心誠有愛於僕也。然所愛於我者少，不知我者猶多，吾豈樂於此乎哉？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。

嗟乎！子誠愛我矣，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，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，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。及之而後知，履之而後難耳。孔子稱顏回：「一簞食、一瓢飲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」彼人者，有聖者爲之依歸，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，其不憂而樂也，豈不易哉！若僕無所依歸，無簞食，無瓢飲，無所取資，則餓而死，其不亦難乎？子之聞我言亦悲矣。嗟乎，子亦慎其所之哉！離違久，乍還侍左右，當日歡喜，故專使馳此，候足下意，並以自解。愈再拜。

上張僕射書

九月一日，愈再拜：受牒之明日，在使院中，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。其中不可者，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，皆晨入夜歸，非有疾病事故，輒不許出。當時以初受命，不敢言，古人有言曰：人各有能有不能。若此者，非愈之所能也。抑而行之，必發狂疾，上無以承事於公，忘其將所以報德者；下無以自立，喪失其所以爲心。夫如是，則安得而不言？

凡執事之擇於愈者，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，必將有以取之。苟有以取之，雖不晨入而夜歸，其所取者猶在也。下之事上，不一其事；上之使下，不一其事。量力而仕之，度才而處之，其所不能，不強使爲，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，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。孟子有云：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，以其皆「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」，今之時，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，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，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。聞命而奔走者，好利者也；直己而行道者，好義者也。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，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。今之王公大人，惟執事可以聞此言，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。愈蒙幸於執事，其所從舊矣。若寬假之，使不失其性，加待之，使足以爲名，寅而入，盡辰而退；申而入，終酉而退，率以爲常，亦不廢事。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，必皆曰：執事之好士也如此，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，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，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，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。又將曰：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，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，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，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。若使隨行而入，逐隊而趨，言不敢盡其誠，道有所屈於己；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，皆曰：執事之用韓愈，哀其窮，收之而已耳；韓愈之事執事，不以道，利之而已耳。苟如是，雖日受千金之賜，一歲九遷其官，感恩則有之矣，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。

伏惟哀其所不足，矜其愚，不録其罪，察其辭而垂仁采納焉。愈恐懼再拜。

答胡生書

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：雨不止，薪芻價益高，生遠客，懷道守義，非其人不交，得無病乎？斯須不展，思想無已。愈不善自謀，口多而食寡，然猶月有所入，以愈之不足，知生之窮也。至於是而不悔，非信道篤者，其誰能之？所示千百言，略不及此，而以不屢相見為憂，謝相知為急，謀道不謀食，樂以忘憂者，生之謂矣。顧無以當之，如何？夫別是非，分賢與不肖，公卿貴位者之任也，愈不敢有意於是。如生之徒於我厚者，知其賢，時或道之，於生未有益也，不知者乃用是為謗。不敢自愛，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，如之何？若曰彼有所合，吾不利其求，則庶可矣。生又離鄉邑，去親愛，甘辛苦而不厭者，本非為是也，如之何？愈之於生既不變矣，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，用息不知者之謗，生慎從之。《講禮》《釋友》二篇，比舊尤佳，誌深而喻切，因事以陳辭，古之作者正如是爾。愈頓首。

與于襄陽書

七月三日，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，謹奉書尚書閣下：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，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；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，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。莫為之前，雖美而不彰；莫為之後，雖盛而不傳。是二人者，未始不相須也，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；豈上之人無可援，下之人無可推歟？何其相須之殷，而相遇之疏也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，不肯諂其上，上之人負其位，不肯顧其下，故高材多戚戚之窮，盛位無赫赫之光，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。未嘗干之，不可謂上無其人；未嘗求之，不可謂下無其人。愈之誦此言久矣，未嘗敢以聞於人。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，特立而獨行，道方而事實，卷舒不隨乎時，文武唯其所用，豈愈所謂其人哉？抑未聞後進之士，有遇知於左右，獲禮於門下者，豈求之而未得耶？將志存乎立功，而事專乎報主，雖遇其人，未暇禮耶？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！愈雖不才，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，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？古人有言：「請自隗始。」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，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。如曰吾志存乎立功，而事專乎報主，雖遇其人，未暇禮焉，則非愈之所敢知也。世之齪齪者，既不足以語之，磊落奇偉之人，又不能聽焉，則信乎命之窮也。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，如賜觀覽，亦足知其志之所存。愈恐懼再拜。

與崔群書

自足下離東都，凡兩度枉問，尋承已達宣州，主人仁賢，同列皆君子，雖抱羈旅之念，亦且可以度日，無入而不自得。樂天知命者，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。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，豈以出處近遠，累其靈臺耶？宣州雖稱清涼高爽，然皆大江之南，風土不並以北，將息之道，當先理其心，心間無事，然後外患不入，風氣所宜，可以審備，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。足下之賢，雖在窮約，猶能不改其樂，況地至近，官榮祿厚，親愛盡在左右者耶！所以如此云云者，以為足下賢者，宜在上位，托於幕府，則不為得其所，是以及之，乃相親重之道耳，非所以待足下者也。

僕自少至今，從事於往還朋友間，一十七年矣，日月不為不久。所與交往相識者，千百人非不多；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，亦且不少。或以事同，或以藝取，或慕其一善，或以其久故，或初不甚知，而與之已密，其後無大惡，因不復決舍，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，而於己已厚，雖欲悔之不可。凡諸淺者，固不足道，深者止如此。至於心所仰服，考之言行，而無瑕尤，窺之閫奧，而不見畛域，明白淳粹，輝光日新者，惟吾崔君一人。僕愚陋無所知曉，然聖人之書，無所不讀，其精粗巨細，出入明晦，雖不盡識，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。以此而推之，以此而度之，誠知足下出群拔萃，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。與足下情義，寧須言而後自明耶！所以言者，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，不置白黑於胸中耳。既謂能粗知足下，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，亦過也。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，抑猶有可疑者。僕謂之曰：「何疑？」疑者曰：「君子當有所好惡，好惡不可不明。如清河者，人無賢愚，無不說其善，服其為人，以是而疑之耳。」僕應之曰：「鳳凰芝草，賢愚皆以為美瑞；青天白日，奴隸亦知其清明。譬之食物，至於遐方異味，則有嗜者，有不嗜者。至於稻也，粱也，膾也，炙也，豈聞有不嗜者哉？」疑者乃解。解不解，於吾崔君，無所損益也。

自古賢者少，不肖者多。自省事以來，又見賢者恒不遇，不賢者比肩青紫；賢者恒無以自存，不賢者志滿氣得；賢者雖得卑位，則旋而死，不賢者或至眉壽。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，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？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，任其死生壽夭耶？未可知也。人固有薄卿相之官、千乘之位，而甘陋巷菜羹者。同是人也，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，況天之與人，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。合於天而乖於人，何害？況又時有兼得者耶？崔君崔君，無怠無怠！

僕無以自全活者，從一官於此，轉困窮甚，思自放於伊、潁之上，當亦終得之。近者尤

衰憊，左車第二牙，無故搖動脫去；目視昏花，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；兩鬢半白，頭髮五分亦白其一，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。僕家不幸，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，如僕者，又可以圖於久長哉？以此忽忽，思與足下相見，一道其懷。小兒女滿前，能不顧念！足下何由得歸比來？僕不樂江南，官滿便終老嵩下，足下可相就，僕不可去矣。珍重自愛，慎飲食，少思慮，惟此是望。愈再拜。

與陳給事書

愈再拜：愈之獲見於閣下，有年矣。始者，亦嘗辱一言之譽。貧賤也，衣食於奔走，不得朝夕繼見。其後，閣下位益尊，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。夫位益尊，則賤者日隔。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，則愛博而情不專。愈也道不加修，而文日益有名。夫道不加修，則賢者不與；文日益有名，則同進者忌。始之以日隔之疏，加之以不專之望，以不與者之心，而聽忌者之說，由是閣下之庭，無愈之跡矣。去年春，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。溫乎其容，若加其新也；屬乎其言，若閔其窮也。退而喜也，以告於人。其後如東京取妻子，又不得朝夕繼見。及其還也，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。邈乎其容，若不察其愚也；悄乎其言，若不接其情也。退而懼也，不敢復進。今則釋然悟，翻然悔。曰：其邈也，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；其悄也，乃所以示其意也。不敏之誅，無所逃避。不敢遂進，輒自疏其所以，並獻近所為《復志賦》以下十首為一卷，卷有標軸。《送孟郊序》一首，生紙寫，不加裝飾，皆有揩字注字處。急於自解而謝，不能俟更寫，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！愈恐懼再拜。

答馮宿書

垂示僕所闕，非情之至，僕安得聞此言？朋友道闕絕久，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，僕何幸乃得吾子！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，懍懍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。而今而後，有望於吾子矣。然足下與僕交久，僕之所守，足下之所熟知。在京城時，囂囂之徒，相訾百倍，足下時與僕居，朝夕同出入起居，亦見僕有不善乎？然僕退而思之，雖無以獲罪於人，亦有以獲罪於人者。僕在京城一年，不一至貴人之門，人之所趨，僕之所傲。與己合者則從之遊，不合者雖造吾廬，未嘗與之坐，此豈徒足致謗而已，不戮於人則幸也。追思之，可為戰栗寒心。故至此已來，克己自下，雖不肖人至，未嘗敢以貌慢之，況時所尚者耶？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，不知猶復云云也。聞流言不信其行，嗚呼，不復有斯人也！君子不為小人之恢恢而易其行，僕何能爾？委曲從順，向風承意，汲汲然恐不得合，猶且不免云云。命也，可如何！然子路聞其過則喜，禹聞昌言則下車拜，古人有言

曰：「告我以吾過者，吾之師也。」願足下不憚煩，苟有所聞，必以相告。吾亦有以報子，不敢虛也，不敢忘也。愈再拜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